

最后的民间

高建群



最后的民间

高建群

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后的民间 / 高建群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7.7

ISBN 978-7-80741-170-3

I.最... II.高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39412号

最后的民间

作 者 / 高建群

责任编辑 / 张 衍

装帧设计 / 灵动视线

出版发行 / **文汇出版社**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7年7月第1版

印 次 /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×1092 1/16

字 数 / 250千

印 张 / 17

印 数 / 1—10 000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741-170-3

定 价 / 28.00元

修订版前言

时隔多年，当重新见到张家山时，我仍然对这个人物感到迷惑和诧异。他头上扎着一顶羊肚手巾，双手在背后反剪着，腰有些驼，正一闪一闪地，顺着山路，绕过一个峁子，向我们走来。

陕北人扎羊肚子手巾的扎法，和别的地方的人迥然不同。别的地方的人，是向后扎的，在脑后挽个结。陕北人则是向前扎，那结是挽在额头上的。毛巾的两个边角，像羊角或牛角一样，向左右两边乍起。这种结叫“英雄结”。戏剧人物有时候这样用它。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扎法。相信李自成做赶牲灵的脚步户的时候，就是这样扎的。

张家山的前庭饱满，四阔方圆，相对应的，后脑把子很平。陕北人的这种头型和脸型，一半的原因得于遗传，一半的原因得于后天的抚弄。孩子出生后，到满月这一段时间，家长要给他的脑后枕一个用小米缝制的枕头，头的两边再放两个，令头不要乱动。那两条腿，则用绳子捆紧。这样一个月下来，脑把是平的了，额颅则高挺起来，两条腿则一生都是笔直的。陕北人走到人面前，有一种“高贵”的感觉，这与他们月子里的这番抚弄，不无关系。

张家山的大脸盘子，大约与匈奴人有关。我们知道，匈奴人在陕北这块地面上，留下了深深的踪迹。而他那大鼻梁子，则与党项人有关。陕北高原在一个时期，曾是这些从青海过来的党项人的老巢。而在西夏王朝灭亡后，相信有不少的流民重新回到这里。据我的一位朋友的说法，有三十多个游牧民族从这块地面潮水一样漫过。所以一张陕北人的脸，就是一部陕北高原史，一部仍然鲜活的二十四史。

张家山那大鼻子，在年轻的时候大约生过螨虫。如今连螨虫也不再光顾这一张老脸了，或者换言之，这酒糟鼻子好了，不再红了。但是，那个蒜头上还有一些痕迹，而鼻子以至整个脸面，毛孔很粗，见两口酒以后，发红发亮。

他的嘴很大，正是老百姓说的“男人嘴大吃四方”的那种。那嘴里长着一个大舌头，这大舌头正是为“说白”“道黑”用的。或者用老百姓的话说：“满嘴跑大舌头”。不过小说中“红嘴白牙”这句话没有说准，因为在我们

2 最后的民间

的小说所写的这个年代里，张家山的嘴里，已经没有几颗牙了。

他还长着两只招风大耳。

那张家山的服饰，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因为他当过村干部，所以上衣通常会有个口袋，那口袋上还会有一支笔。这笔用不用，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别着，以示和别的拦羊老汉之类，有所区别。陕北人的服饰，还有一些变化，那就是北京知青来了以后。这变化反映在张家山身上，是在脚，那脚上的那双鞋，知青叫它“懒人鞋”。

不过张家山在年轻的时候，穿过一件叫“百衲衣”的上衣。那衣服，是我们通常说的那种棉袄。但是这棉袄，是像纳鞋底一样用倒勾针的纳法密密匝匝地纳过一遍的。这种衣服实受，一件要穿人老几辈。用它背柴，不怕挂了，耕地累了随便往地上一个连身躺，也不怕脏。时代不同了，这衣服不要说穿，现在连见过它的人，恐怕都不多了。

在修订这部易名曰《最后的民间》的小说时，张家山这个人物，始终活灵活现地在我的面前站着，哈哈一面大笑，那笑声响彻了我这小小的写作间。

在这个地球偏僻的一隅，生活着一群有些奇特的人们。他们固执。他们天真善良。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。他们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。他们大约有些神经质。他们世世代代做着英雄梦想，并且用自身去创造传说。他们是斯巴达克与唐·吉珂德性格的奇妙结合。他们是生活在这块高原的最后的骑士，尽管胯下的坐骑已经在两千年前走失。他们把“死亡”叫做“上山”，把出生叫做“落草”，把生存过程本身叫做“受苦”。

我今年五十多岁了，而在陕北，则生活了三十多年。我见识过许多的张家山这样的集滑稽与崇高于一身的人物。他们是高原的产物，是环境的产物，就像土地上自然而然地生长出的庄稼一样。

那一年在延河注入黄河的那个地方，我遇到过一位拦羊老汉。那老汉在放羊途中，用一生时间写出一本“名人名言”，然后把这一堆纸背了，交给县长，让县长找个地方出版。我们能想见，在这闭塞的环境中，在这缺少沟通和提高的背景下，这一堆纸也许只是一堆废纸。所以，当自命不凡的拦羊老汉，将这一堆纸背给县长后，县长说：“只有名人说出的话才叫名言，你老人家一个拦羊老汉，说出的话这不叫‘名人名言’。”老汉争辩说：“是先有名言，然后再成了名人的！”县长则反驳说：“是先成了名人，他说出的话才叫名言的！”双方争执不下，这时我来了。于是县长便把这堆纸推给我。县长走了以后，这拦羊老汉望着县长的背景，把他最精彩的

一段名言放在这时来说：“我本来还想告诉你点什么的。现在，我不告诉你了，让你永远糊涂下去吧！”

拦羊老汉灰塌塌地走了。他将老去，在那群山环抱中，在他的羊旁边。他的一个梦想破灭了，支撑他的精神的那个东西消失了。他现在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最穷的人，最卑微的人。而在此之前，当他背着他的《名人名言》，走进县长办公室时，他不是这样子的，那时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他的。

类似这样的人物，在陕北高原那些大些的村庄，那些集镇，那些县城，你随时都可以遇到，他们是高原的一部分，是高原土生土长的植物。

那一年在榆林，我遇见一位长相和张家山十分相似的高身材老汉。他是一位治沙英雄，刚从联合国领奖回来。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，这块地面的治沙，为地球处于同等环境下的国家和地区，提供了经验和示范。

他见人哈哈一面大笑。他给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全国人民都在因为我骄傲，但是，我很清醒，我自己不能骄傲！”

这话，也许只有那些最高超的语言艺术家，才能把话说得这么圆，这么活泛。那话里饱含着无尽的自负和张扬，甚至狂傲。但是他是这样说的，以一种最谦虚的口吻说出来的。你的脑子得拐三个弯，才能将这句话传达出的精神实质抓住。

这就是我的张家山的口吻和行为做派呀！

类似这样的具有夸饰色彩的人物，可以说遍布高原。

记得作家路遥生前给我说过一件事。

路遥从西安城回到家里，天已经黑透了。这时，有一顶灯笼从对面山上，摇晃着下了山，过了川，然后上了他家塄畔。这是一位农民，他来打问一件事情。啥事情哩！老汉说：“听说美国换了个新总统。叫布什（老）！”路遥说他当时深深地悲哀。他说你耕了一天的地，晚饭都没顾上吃，就为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，翻山越岭地来打问吗？！它与你有什么相干！

这就是陕北人的天性。天性使然，由不得自个儿。

世界正在变成一个村庄。类似张家山这样的理想家、幻想家、梦想家，已经越来越没有容身的地方了。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功利，更加实际，更加富有和更加贫困。它正在无情地碾碎那些六六镇这样的古老村庄，它嘲笑张家山这样的理想主义者，让这样的村庄和这样的人绝迹。

所以这是最后的民间。

说完张干大，让我们顺便再说说谷子干妈这个人物。

谷子干妈这样的女人，在陕北高原上，也可以说是比比皆是，遍布高原。

4 最后的民间

她们是被陕北民歌那热烈的情绪和大胆的歌词所熏陶出来的人物，是高原的女儿。她们年轻的时候，漂亮、美丽，成为这一带的人梢子，成为那些光棍汉们的性幻想对象，成为陕北民歌新脚本的角色。唉，大自然嫌这山野太空旷和死寂了，嫌这生活太贫瘠、单调和苦涩了，于是常常打发这些花朵一样的女儿家，来点缀这北方的荒野。

当她们老了的时候，她们仍有另一种风韵。

就像我们的谷子干妈一样，细皮嫩肉，头发梳得油光，鬓边有时会别着一朵花。她们像猫一样卧在男人为她们遮蔽的这片天空中，舒服地活着。她们崇尚英雄，她们明白自己来到这世界上，就是为陪伴英雄而来的。但是千万不要小觑了她们的力量，好男人是好女人培养出来的。没有谷子干妈，就没有张家山。张家山在这部小说中，他的所有那些英雄壮举，只是为了给一个人看的，他不能叫这个女人失望。他要叫这个女人在人前逞能说：“瞧，我窑里的男人多么优秀！”

干大干妈这个称谓，是陕北人对那些有了一把年纪的人的尊称。所以我们在叫张家山张干大的同时，也叫谷子为谷子干妈。

不过谷子这个称谓，却不是她的本名，而是乡人的一句侃语。那“谷子”是说，年轻时，她家男人下南路或走西口的时候，嫌自己婆姨过于招摇，于是抓一把谷子塞进那东西里，将那东西填住。谁知男人回来时一看，那谷子还在，只是已经被捣成米了。这话是说，男人不在家期间，不知道那地方被多少人捣过。

这是一句笑谈。单调的高原有时候需要有些颜色的佐料，这样才能鼓励人们一代一代有滋有味地活下去，所以才有那生命一代一代争先恐后地出生和无限留恋地死亡。

关于谷子干妈这个掌故，作者只是姑妄说之，相信读者也会姑妄听之。

一主二仆，这第三个人物叫李文化。

这是一个简单的年轻人，简单得一碗凉水能看到碗底。较之张家山的雄浑，较之谷子干妈的沉稳，他则更像一个没头苍蝇一样，四处碰壁，在这个世界上乱蹿。

他底气不足的原因是世界如此之大，但是他找不着自己的位置。因此他永远处在心理矛盾中，处于诚惶诚恐中。诚然，他在学习，腋下夹着一个黑皮笔记本，记那些格言和民谚。但是，智慧有时候并不是从书本上学的，碑载文化有时候会把人培养成白痴。民间智慧有时候是真正的大智慧。

因此上，当张家山和谷子干妈赶着毛驴，摇摇晃晃地重回他们那更深

的山里之后，很难设想，六六镇这片天空，孱弱的、不谙事理的李文化能将它支撑起。

但是难说，人要开窍，有时候是那一瞬间的事情。

天睁一眼，有时候瓷瓷登登的一个人，突然心窍开了，于是一下子明白了事理，成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。

李文化会这样吗？也许会，也许不会，我们不得而知。那是他小子的命。

我怀着一种近乎于虔诚的心情，将这部原名叫《六六镇》，现名叫《最后的民间》的书修订完毕，然后将它交给读者。它也有它的命，让它去经历吧！

人生苦短，我明白自己的来日不会很多，而精力，也大不如前了，因此我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，将它修订好。这是对社会负责，亦是对自己负责。

《最后的民间》是我的《大西北三部曲》的第二部。第一部则是《最后一个匈奴》。而三部曲的第三部，名曰《最后一次远行》，我下来将写作和修订它。

高建群

2006.11.30

原版前言

同样是两个状写高原的物什,《最后一个匈奴》气势逼人、目空天下,《最后的民间》则趋向于平和,归附于东方幽默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,生长出的一株有些奇异的果木。且让它枝叶婆娑,招摇于高雅殿堂与市井地摊之间吧。

是的,我希望两个标准都能够接受它。我是诚实地写作的。不要为我所展现出的生活的庸俗、悲凉和无奈而惊骇。我没有增之一分,也没有减之一分,我只是诚实地勾勒出人类的生存图景、生活原生态,如此而已。

我的手工作坊是怎么生产出这样一件工艺品的?我有些诧异。我觉得我还不能完全地认识它。是孽种吗?我不知道。

本书最初曾拟名《花案》。这是因为,书中的许多花花绿绿的事情和案件,都因“性”的因由而发。后来考虑到这个名字太俗,所以放弃了,用了《六六镇》这个名字。后来又考虑到书的主旨,乃是为了塑造这个高原传奇式的人物张家山,而张家山是民间最后的传奇,故易今名。

传统在消失,古典精神在消失,昨天的文化在消失。张家山这样的人物,也许是游荡在高原的最后的骑士了。几十年几百年之后,孩子们大约只能从老祖母讲的童话中,见识这一类人物了。“孩子这样想的时候,童年正在结束!”这是杨争光先生一篇小说中的话。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。

这是一个大智慧,一个大幽默,一个额上印着悲剧印记的人。他的胸膛里,弥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、堪让我们肃然起敬的东西,这种东西叫“善良”。因为这个,所有的微笑便蒙上一层苦涩的意蕴。

我过去在报纸上曾经和读者谈过这个人物。我说:“人类现阶段的无尽的烦恼,生活的纷纭万状,都要在这里来表现。有一个人物叫张家山,他运用人类现成的规则和各种反规则的方法,来处理这种种世事纷争,给陷入窘境的生活的齿轮上膏些油,让它吱呀有声,继续旋转下去。”

张家山这个人物,令人想起那个西班牙苍凉高原上的唐·吉珂德。是的,他们有许多共同点,都高贵而善良、精明又愚蠢,都试图怀着中世纪的梦想,去匡正社会。只是,较之唐·吉珂德,张家山的时代,已经没有马可以代

步了——连瘦骨嶙峋的、风一吹就倒的马也没有。因此，他似乎更为卑微和实际，深口布鞋上沾上了更多的泥土。

“今天，全城的人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，铁匠用锤子敲打出钢铁里的音乐，姑娘们翩翩起舞，满城都在传递着一个动人的消息：他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发，去征服世界了。此一刻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大约没有人比他更高贵的了！”——这是人们用给唐·吉诃德的话。如果人们同样地将这话用给张家山，我将感激他。

本书的构思时间用了一年。一年期间，我和著名剧作家张子良先生，曾数度深入到陕北的最僻远的山村，采访和深入生活。接着，我们用搜集到的素材，基本上是各写一半，完成了长篇电视系列剧《好戏连台》。这个长篇小说《最后的民间》，是在我的那一半脚本的基础上，重新写作的。

我原先想将它写成一部轻松的、调侃式的、可读性强些的、具有票房价值的作品，但是，在写作途中，我明白了，我不可能浅薄。这部小说，在具有以上的特征之外，它还是一部深刻的和严肃的作品。我像一个视世界为掌中玩物的阴谋家，在自己的斗室里精心营造着它，夜以继日；并且手中叼着一支高档香烟，吞云吐雾。

作品完成了。我像交出一个自己生产出的婴儿一样，痛苦地交出它。它将离开我而独立存在了。此刻我眼睛有些潮湿，心中有一种失重的感觉。我是太累了，容我下一段休息休息，待体力有所恢复后，然后去新疆，完成我酝酿了二十年的另一长篇《要塞》。《要塞》的故事梗概，已先期发表在1995年第2期的《女友》杂志上。

再啰嗦几句。乌纳木诺曾经称他的国人唐·吉诃德，乃是西班牙的民族灵魂，西班牙委托一个叫唐·吉诃德的人做过的一个梦。这里，如果不算唐突的话，我想说，乌纳木诺的这段话，同样地可以帮助读者进入这个《最后的民间》。

锣鼓长了没好戏。谨赘言于上。

高建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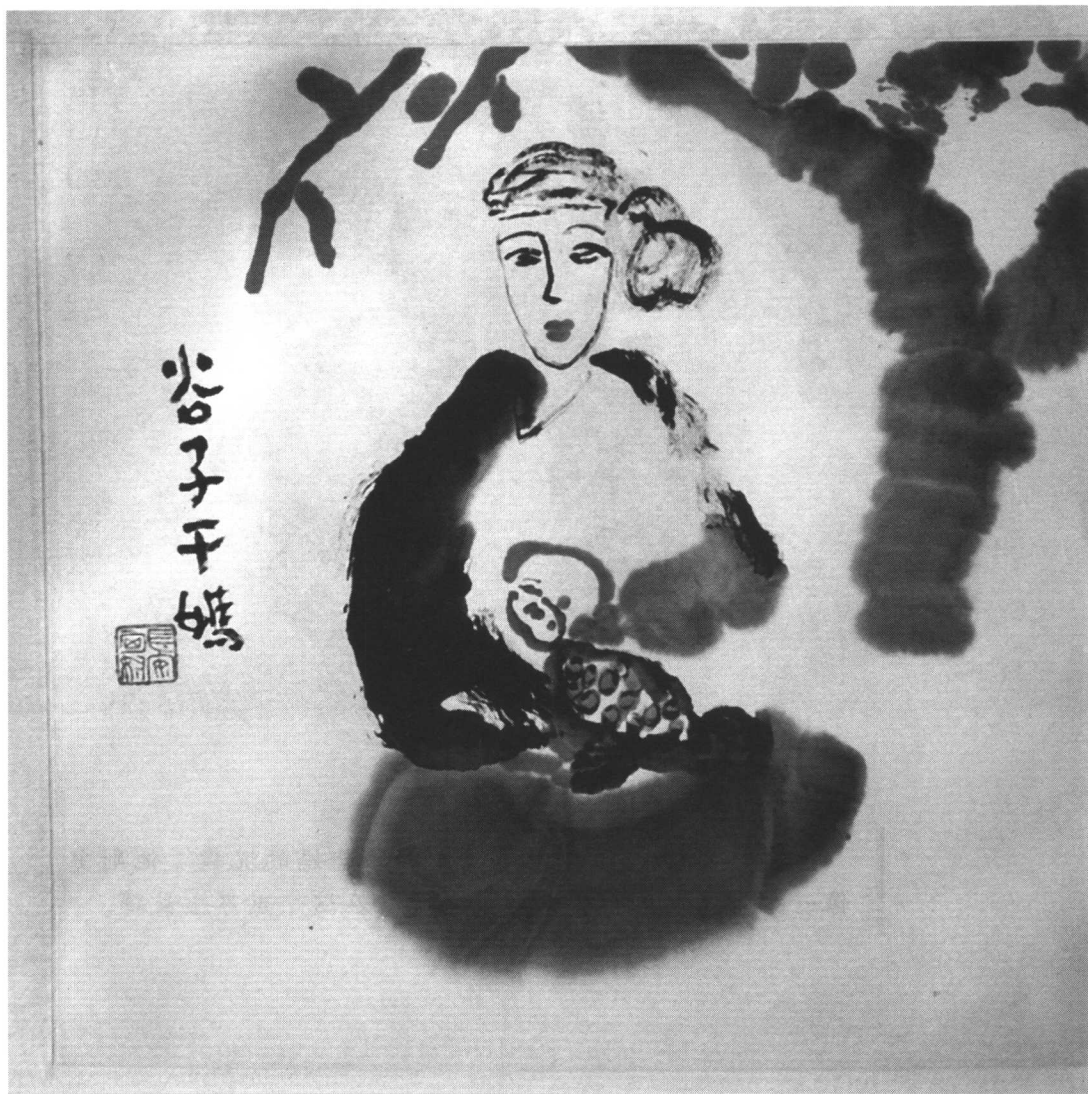
1995年秋稿成

2007年春稍作改动



世界正在变成一个村庄。类似张家山这样的理想家、梦想家，已经越来越没有容身的地方了。

她们是被陕北民歌那热烈的情绪和大胆的歌词所熏陶出来的人物，是高原的女儿。





较之张家山的雄浑，较之谷子干妈的沉稳，他则更像一个没头苍蝇一样，四处碰壁，在这个世界上乱蹿。

目 录

修订版前言/1

原版前言/6

第一章 心脏开花/1

第二章 敲银元/22

第三章 生男生女在于男/39

第四章 贺红梅告状/61

第五章 招夫养夫/83

第六章 杨树倒了/109

第七章 三轮四轮/132

第八章 碾盘事件/158

第九章 好狗照三家/180

第十章 凶咒/200

第十一章 舐犊之旅/226

第十二章 不是结束/250

第一章 心脏开花

陕北地面，无定河以远，群山环拱中，有个小镇，叫六六镇。啥叫“六六”，这名字生得有些古怪。有好事的人，一番考证，从而知道了，这一处地面，正是当年陕北乡党李自成揭竿而起的地方。

李自成把自己的年号叫“大顺”。“六六大顺”、“六六大顺”，却是当地老百姓的一句口头禅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个数字，陕北人独喜欢这个“六”字，认为它大吉大利，大富大贵，而且言谈口语之间，将它和大顺联系起来，故有“六六大顺”之说。李自成当年给自己的王朝命名，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。

考证认为，大顺王朝既歿，陕北乡党捶胸顿足之余，将这个原来叫太平镇的地方，易名“六六镇”，算是对乡党的一点纪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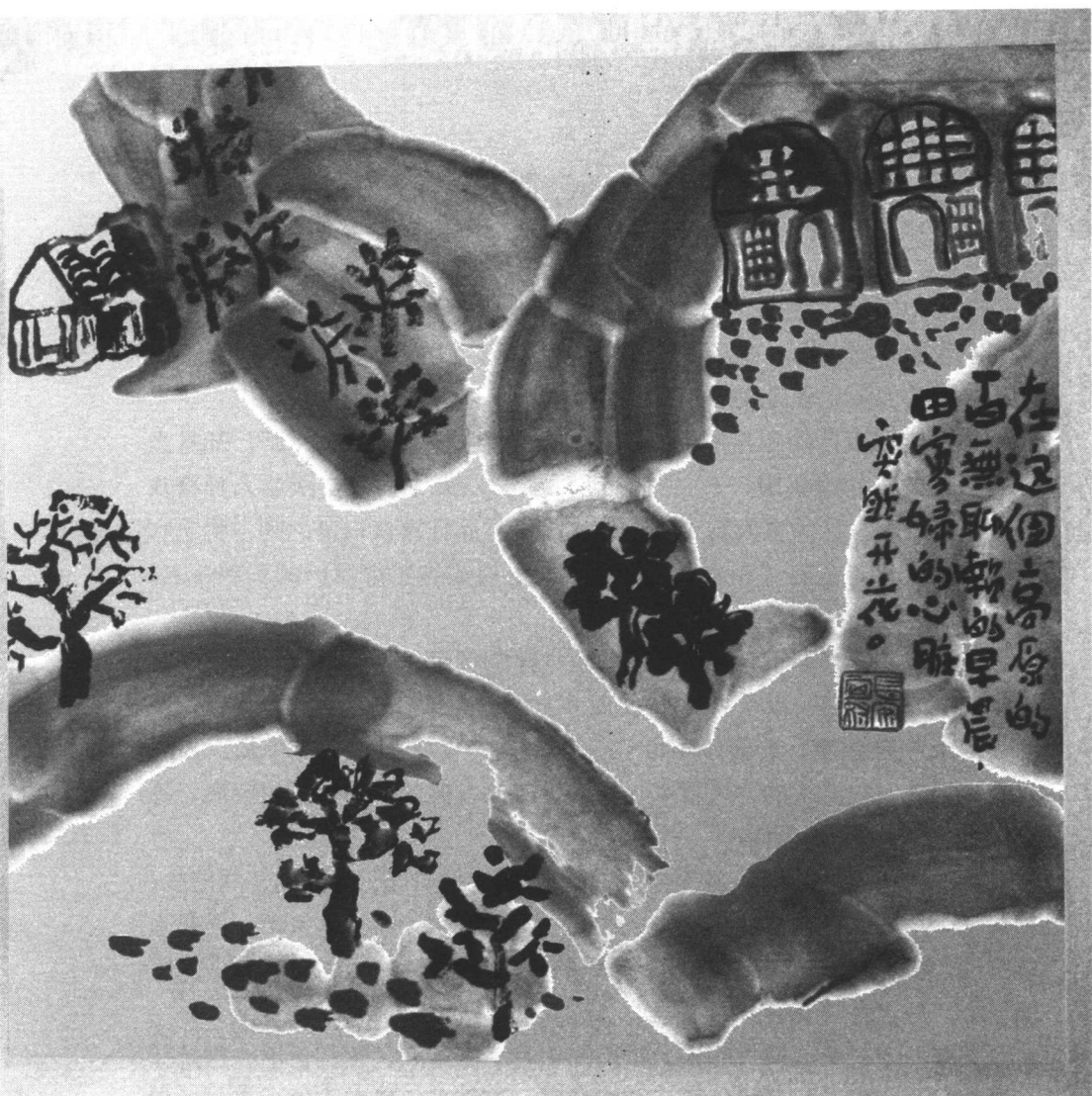
偌大中国地面，若要刨根问底，想来这一类掌故，不在少数。仅就六六镇而言，它治下的许多村名，许多姓氏都有讲究，稍稍刨根问底，都能找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来。

有个村子，通村姓遄。这个“遄”姓，就姓得有些古怪。原来这一村老少，却是皇子皇孙，金枝玉叶。历史上的某一次兵变中，帝王之家乘一条船仓皇出逃，溯黄河而上，落脚在此。原先的姓不敢姓了，就取一个“帝”字，加一个“舟字底”，权且姓“遄”。

又有一个村子，通村的人，古历的正月十三这天，闭门不出。这是什么缘故？这个村子，通村姓杨，细细考察，却是当年杨家将的后裔。杨家北征辽国，正月十三日那天，有过一次大的兵败，从此子子孙孙们在正月十三那天，闭门不出，羞于见人。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。

又有一个村子，通村姓张。老辈子传下话来，这是黄帝的第四个儿子的一拨后裔。原来，黄帝的这个儿子叫青羊。青羊发明了弓箭，仓颉造字，便取一个“弓”字，取一个“长”字，成为他的姓，从此这张姓人家绵绵延延，以至今日。

另有一个村子，通村姓门。原来这一村的人都是当年那赵国宰相藺相如的后裔。赵国亡国之后，敌人追杀藺姓人家，叫一声，见了姓藺的割头，



在这个高原的百无聊赖的早晨,田寡妇的心脏突然开花。

又叫一声，见了姓蔺的，剜心。于是正在逃亡的蔺姓人家说，我们自己先割头，我们自己先剜心吧。于是去掉草字头，佳字心，“蔺”字变成了“门”字。

闲言少叙。却说这六六镇的来龙去脉，一旦考证出来，一时节，英雄了这一块地面上的人们，六六镇方圆的山山峁峁，贫瘠荒凉的山野之地，凭空生出一股豪迈之气来。六六镇治下，有个张家畔村。这张家畔，正是陕北民歌“好女子出在张家畔”一句说的那个地方，这张家畔的张姓人家，亦正是传说中的那青羊的后裔。

这村子，有一个人叫张家山。张家山高高的身材，一张长脸，头上一一年四季蒙着个羊肚子手巾，上身是一件发了白的四个兜蓝制服，下身是一个大裆裤，大裆裤的裤角，总用一个带子束着，脚下则是一双圆口布鞋。从冬到夏，他都这么个打扮，从不改样。

张家山当了一辈子村干部，尔格^①告老在家，躺在炕上，脊背背着炕石板等死。用他的话说：“老叫驴拉到背巷里了！”又说：“老猫不逼鼠了！”正在这样说着，六六镇的故事，传到了他的耳畔。本来是死眉搭眼的一个老汉，听到这传说，竟一下子不安生起来。张家山从炕上，一把拾起^②，猫着个腰，绕着自家的窑院转了三天，主意拿定，然后丈二长的布腰带，往腰里一扎，脏尔巴唧的白羊肚子手巾往头上一围，气昂昂地来到六六镇，要闹一番世事。

适逢改革开放年月，六六镇上，一夜之间，生出许多专业个体、地摊铺面。张家山见了，嘿嘿一笑，托人上县城、办了营业执照，于是，一间民事调解所，鸣鞭开张。

张家山民事调解所，专以调解民事纠纷、说白道黑、摆平抹光为大要。儿歌唱道：“张家山，张家山，陕北出了个儿老汉，麻纸糊的一张脸，四处充好汉！”说的正是这张家山的日常行径。啥叫“儿”？陕北话中，“儿”字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解释清的字眼儿。陕北人生性懒，遇到一些不合常理的事情，不合常理的人物，双手一拍，哈哈大笑曰：“儿货！”不过公允地讲来，“儿老汉”这个称谓于张家山，却不算十分合适，我们知道，他所以老了老了，老不安生，却是因为这六六镇的地名，先人们的英雄豪迈的浪漫精神，在一个早晨，像一阵风一样地钻进了他的脑子里。

所内收得一个面目慈善、菩萨心肠的老女人，人称谷子干妈。有知道

① 尔格：陕北方言，如今的意思。

② 拾起：陕北方言，翻身坐起，猫腰站起的意思。